

(美) 基蒂·克里 著
穆诗雄 译
树 奇 校订

- 从第一夫人到希腊船王的寡妇
- 一个世界最富传奇性的女人
- 肯尼迪总统夫人的秘闻

啊

!

杰琪



OH!

啊！杰琪

(美) 基蒂·克里著

穆诗雄 译

树 奇 校订

Kitty Kelley

Jackie Oh!

本书根据 Granda Publishing Ltd.(in May flower
Books 1979) 版本译出

啊，杰 琪

(百花洲译丛)

穆诗雄 译

树奇 校订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

新华书店经销 南昌市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 插页2 字数25.6万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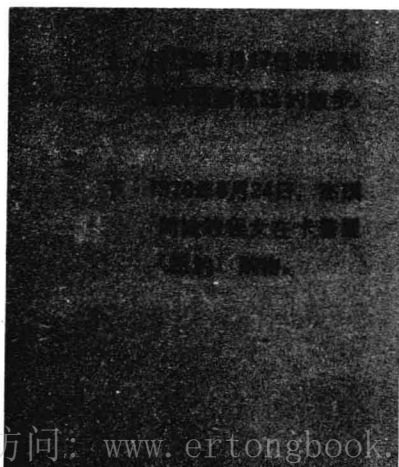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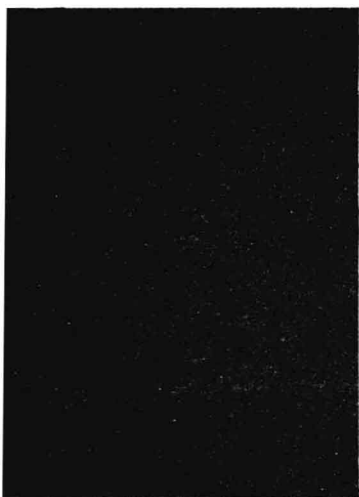
ISBN 7-210-00389-4/I·168

定价：3.70元



上：1967年12月10日罗伯特·肯尼迪和艾丽卡在纽约普拉茨堡社区大学募捐会上。

下：1967年9月16日杰里·欧迪西斯和皮特·汉密尔顿在一起。



杰琪主要亲属人物表

约瑟夫·肯尼迪（1888--1969）——肯尼迪总统之父，又称
乔·肯尼迪

罗丝·肯尼迪——肯尼迪总统之母，父姓菲兹杰拉德

小约瑟夫·肯尼迪（1915--1944）——总统之兄，死于第二
次世界大战

约翰（杰克）·菲兹杰拉德·肯尼迪（1917--1963）——美
国第三十五任总统

罗伯特（勃比）·肯尼迪（1925--1968）——总统之弟，曾
任美国司法部长，1968年参加竞选民主党总统
候选人期间遭暗杀

爱德华（特德）·肯尼迪（1932年生）——总统之弟

罗丝玛利·肯尼迪（1918年生）——总统之妹

凯思琳·肯尼迪（1920年生）——总统之妹，其夫是哈廷顿
侯爵

尤尼丝·肯尼迪·西莱夫（1921年生）总统之妹

帕特利西亚（帕特）肯尼迪·劳福德（1924年生）——总统
之妹

珍·肯尼迪·史密斯（1928年生）——总统之妹

杰奎琳（杰琪）·布维尔·肯尼迪·欧纳西斯——肯尼迪总

统夫人，后改嫁希腊船王

小约翰·维鲁·布维尔——杰琪之祖父

杰克·布维尔——杰琪之生父

詹姆斯·利——杰琪之外祖父

简妮特·奥金克洛斯——杰琪之母

休·奥金克洛斯——杰琪之继父

谷·维达尔——杰琪之胞兄

利·布维尔——杰琪之胞妹

杰弥·奥金克洛斯——杰琪之同母异父弟弟

简妮特·奥金克洛斯·露德福德——杰琪之同母异父妹妹

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欧纳西斯——希腊船王，又称亚里

蒂娜·莱凡诺斯·欧纳西斯——欧纳西斯之前妻

亚历山大·欧纳西斯——欧纳西斯之子

克里斯蒂娜·欧纳西斯——欧纳西斯之女和财产继承人

使新闻写作如此吸引人和传记如此令人感兴趣的，就是为了奋力回答这个问题：“他是怎样一个人？”

约翰·菲兹杰拉德·肯尼迪

世界各地的人都喜爱传闻，尤其是关于有钱人的传闻。必须理解并且认可这点。”

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欧纳西斯

第一章

杰奎琳·利·布维尔和约翰·菲兹杰拉德·肯尼迪的婚礼即将举行。从收到休·达德里·奥金克洛斯先生和夫人发出的请柬那天起，上流社会就开始忙碌起来。当时，奥金克洛斯家族的姓氏是美国上流社会里的一个重要角色。依靠联姻，它接近了洛克菲勒、斯隆、温斯洛普、索腾斯托、杜邦、蒂芬尼和万德尔特这样一些久负盛名的家族。信奉爱尔兰天主教的肯尼迪家族则相形见绌。

尽管肯尼迪家族拥有4亿美元的财产，但这个咄咄逼人的家族却从未步入过美国社会名流家幽静的客厅。如今安格鲁·撒克逊血统的新教徒贵族家的大门终于向他们敞开，纽波特^①的贵妇们即将与红脸膛的波士顿政治家们并肩而坐。

虽然这发生在1953年，这件让上流社会的女儿与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结合的婚姻仍被看成是当年最引人注目的婚姻，人们对它发生的兴趣远远超过1934年的阿斯特^②与法国

①纽波特，美国肯塔基州北部一城市。

②阿斯特（1879—1964），女子爵，英国第一位女议员。

人的那个婚礼。它将成为一件有朝一日会载入史册的婚姻，谁都不想错过。

按常规，支配婚礼规模与形式的是新娘的家庭。可这回例外。由于未来的公公以前是美国驻詹姆斯宫廷的大使，他自己的勃勃雄心全寄托在他长子的政治前途上。因此，这件使他的家族进入它从未进入的上流社会的婚姻，使他欣喜。他决心用古老的仪式结合一个酒馆老板的孙子与一个美国贵族的女儿，使婚礼自始至终呈现出加冕典礼所具有的一切富丽堂皇。

把如此盛大的一个场面交给新娘母亲的社交界名人录去支配，冒的风险太大了。说到底，简妮特·奥金克洛斯仅仅是即将把女儿嫁出去，而乔·肯尼迪即将向这个国家引见它的下任第一夫人。她所关心的是这个场面是否得体，他却决心制造出一个盛典，使在《纽约泰晤士报》头版刊登。因此，把撒玫瑰花瓣和喷香槟的细节交给新娘母亲去管后，这位未来的公公就着手安排从治安警察队列到新闻报道的各项事宜。

“整个盛会全由乔一个人包办，”一个家族成员回忆说，“简妮特插不上手，对于他坚持请每个曾经举行过结婚弥撒的爱尔兰天主教牧师的主张，她更是无可奈何。”虽然杰克和杰琪都出生在信奉天主教的家庭，但他们从未在地方教区学校里上过学，而且对他们的教派从未表现出热情。由于几乎所有的女傧相和男傧相都是新教徒，简妮特觉得把婚礼弄成一个天主教仪式是不合适的，她自己是圣公会成员，她嫁的是一个长老派教徒。但是，“咳！他独断专行，一开始就找来了他们家的老朋友红衣主教库欣，让他当主领弥撒

的牧师，而波士顿大主教管区的弗兰西斯·罗西特阁下当他的助理”。

实际上有4个牧师在圣坛上给这位红衣主教当助手，另外还围着一大群身穿白袍的司仪，其中包括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威尔登主教、约翰·加文纳教长（圣母大学以前的校长）和纽约的詹姆斯·凯勒牧师。全是肯尼迪先生的朋友，他坚持要让他们在他儿子的婚礼上都占一个显眼的位置。

大使先生挑选了波士顿的男高音独唱歌手路易吉·维纳在婚礼上唱“圣母颂”，弹风琴的也是从波士顿请来的，是一个马隆尼美人。他安排好让教皇庇护十二世给新郎和新娘祝福，还委托马萨诸塞州昆西市的一个面包师烤制了一个4呎高的结婚蛋糕。

乔·肯尼迪认识到这件婚姻的政治价值，从客人名单就可以看出他计划让他儿子成为美国第一位爱尔兰天主教徒总统，这里有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撰写社会报道的新闻记者、国会议员和众议院议长。

当新郎巡游欧洲还剩下最后一块地区时，新娘正在纽约的商店里选购裤子，而简妮特·奥金克洛斯却一直在同乔·肯尼迪争吵，直到婚礼的每个细节都安排得天衣无缝时为止。

简妮特的父亲是个白手起家的人，到他暮年他的家庭才跻身纽约的上流社会。通过联姻她获得高贵的社会地位，这使她懂得了嫁给有钱人的好处。但她不完全赞同肯尼迪家族，她宁可让杰琪嫁一家更道地的贵族家庭，当年她把妹妹利嫁给迈科·康菲尔德时也是这样想的。面对理想的社会

地位与巨大的财富之间的选择，简妮特做出了一个讲实惠的妇女的抉择。

一年前，她曾经面对过一次这样的选择，当时23岁的杰琪与迷人的小约翰·哈斯特——一个纽约银行家的小儿子订了婚。尽管他家门当户对，也住在威斯特切斯特郡，他精明强干，还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他妹妹还是杰琪的同学。但从经济条件看，他不是简妮特心目中她女儿的合适人选。

“她母亲认为我并非很中用的人，”哈斯特说。这位如今51岁的多米尼克股票行证券经纪人依然身材瘦长，风度翩翩。“当我同杰琪来往并准备订婚时，简妮特问我挣多少钱，我告诉她是1700美元。有理由认为我以后会挣更多的钱，但没有绝对把握；我的家产也不很多，至少没有她为杰琪着想的那种人那么多。结果她竭力反对这门亲事，她根本看不上我。简妮特是个最讲实际的女人，她对杰琪还抱有极大的希望。我们的婚约大约只持续了4个月。”

约翰·哈斯特的办公室在俯瞰华尔街的43层楼上。他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谈论杰奎琳·布维尔当时的情况。她不过是华盛顿的一个女职员，尽管她身在奥金克洛斯家族，但手头却异常拮据。“那时，她开的是一辆极小的旧汽车，从她的生活方式看也没有有钱人的样子。她身上根本没有优雅或富裕的韵味。记得有一回我们看见一幅画，无非是怪里怪气的几匹白马，印象派风味很浓，杰琪迷上它了，但她买不起。然而，她是个乐天派，无忧无虑，相当漂亮，而且很富于幽默感。”

在回忆他们初次相爱的情景时，哈斯特忆起他们旋风般的求爱方式。“我们第一次约会是去参加华盛顿的舞蹈班，

这在当时是得体的社交活动。我顿时迷上了她。后来，我们每星期都约会。

“我常常到华盛顿去帮她工作，当时她是个调查摄影女郎。这是件乏味的事，但也自有它的趣味。她服务的是《华盛顿时代先驱报》，这工作要求到处跑，向人家提些笨拙的问题，还要给人家拍照。干这种事给我们不少的乐趣。我们得上超级市场去向人家提问，比如‘您主张当丈夫的戴结婚戒指吗’？杰琪还得记录他们的回答，拍下他们的照片，她负责的专栏就要这些东西。

“有一个周末，她来到贝德福同我家里人小住。我母亲拿出我小时候的一幅照片这样的破玩意儿要送给她，杰琪不肯要，她说：‘如果我要约翰的照片，我给他照一张不就有了。’她的反应把我母亲惊呆了。打那以后，他们就相处不来。我母亲其实恨她。

“但我爱杰琪，而且还很想娶她。因此，我对她说：‘假如你某日某时在威斯特贝尼饭店的波罗酒吧间和我见面的话，那就表示你同意了。’啊，这一天终于来了。那天下大雪，我来到威斯特贝尼，等了老半天，我很想知道她到底会不会在这里露面。她终于走了进来，我们一起用餐，而且谈妥了订婚的事。

“我们订婚的事登了报，奥金克洛斯家的人还在他们家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晚会。在那里，我把我母亲戴过的一枚镶两颗钻石的戒指送给了杰琪。我返回纽约后就给她写信，我们就这样通起信来了。”

哈斯特说到这里连忙补充说他们的恋爱，是“非常、非常纯洁的”。

“杰琪领我去见她的父亲。可是，当我请求杰克把她嫁给我时，他却说：‘当然——可是这绝对办不到。’他不愿进一步解释，我也根本不勉强他。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打那以后，我同杰琪又通起信来。起初，她的信非常浪漫，和我的一样。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事情不妙。她在信中说她母亲不停地唠叨我们操之过急，说我们认识的时间还不长，我们应当再等等。”

“我现在还记得杰琪写给我的一封信的内容，她当时写信说：‘根本别理你听到的有关我和杰克·肯尼迪的胡言乱语。它们一钱不值。’此后我又接到一封信，信上说如果我们待到6个月之后结婚的话，我们的关系或许会更好。最后，在一个周末里，我又来到华盛顿，她在机场上把那枚订婚戒指放进了我的衣袋里。她没有流泪，尽管我感到伤心。”

如此轻易地解除了婚约使杰琪甚感欣慰。她母亲更是欣喜若狂，她立即着手归还所有的彩礼，同时核实各家报纸都刊出了解除婚约的启示。这种事在当时司空见惯：提醒上流社会注意到双方“彼此同意”解除婚约，可以重新物色人选。

杰琪的继父倒是真喜欢哈斯特，而且完全赞成这门亲事。

“休是个不错的人，他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我知道他喜欢我，而且还赞成这门亲事。但简妮特不，就是这么回事，”哈斯特说。“事后，他写了信给我，说此事不能如愿，他多么地惋惜。他在信中还引用了丁尼生^①的诗句：‘爱而复失’

^①丁尼生，英国著名诗人。

比根本没有爱过还是强点。’接着他又补充说：‘应当说我理解。又及。’他的确很理解，因为他在娶杰琪母亲之前至少结过两次婚。”

此时，杰琪正热恋着马萨诸塞州的年轻众议员，他已经向她吐露他想当美国总统的心愿。当然，他必须先要在竞选击败亨利·卡皮特·洛奇，当选为参议员。1952年那年，他的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用在在这方面。但是，在他转战全州间隙中，他会飞来华盛顿，带杰琪上电影院和饭馆。

杰琪发现金钱的吸引力和肯尼迪权势的刺激，比起约翰·哈斯特不显眼的社会地位和奥金克洛斯家习以为常的体面更诱人。

“杰琪已经厌倦采访上超级市场的人了，”约翰·哈斯特说。“她想结识名人，开始追求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一类的人物。”

一个身为大富翁的政治家随心所欲的生活方式，对于一个虽然在奢华的环境中长大但手头向来拮据的女人来说自然是有吸引力的。她自己参加工作后，供她花的钱也不过是每周56.27美元的薪水，外加她父亲给她的50美元补贴和她母亲在喜庆日子里给她的赏钱。

杰琪的外祖父詹姆斯·利极讨厌杰琪·布维尔，在他和她女儿离婚之后竟想让他倾家荡产，并且剥夺了他的孩子得到他的财产的一切权利。他强迫杰琪和她妹妹利在声明他们决不对他的钱财提出要求的文件上签了字。因为被剥夺了继承外祖父财产的权利，布维尔家的这两个孩子从小就懂得：今后他们要想在金钱上有保障就得嫁给有钱人。

“从根本上来讲，促动杰琪的因素是金钱，”南西·狄金

森说。她是个电视实况广播员。“尽管她在奢华的环境里长大，但挥霍无度的钱不是花在她身上，而且她早就发誓要嫁一个‘比休代叔叔——她的继父更有钱的人’。”

各·维达尔同意这种看法。当他母亲要嫁给休·奥金克洛斯时，他住在麦利伍德庄园。他说：“杰琪、利和我都没有钱，跟人们所想的相反。奥金克洛斯先生很有钱，他和我母亲生的儿女都得到很好的照顾。但我们没有得到，我们不得不在世界上求得生存。这就是我得工作，而杰琪和利得嫁给有钱人的原因。但大萧条并没有波及麦利伍德，因此这两个姑娘根本不懂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由于认识到跟着杰琪·肯尼迪她会一切如愿，因此杰琪向一位新闻界的朋友吐露：“我的最大愿望是嫁给他。”为达此目的，她费尽心机，忍受着后来她自己所说的“一种狂热的求爱”，甚至对她生活中原先不可缺少的女人都不闻不问。

一位父亲被波士顿上流社会排斥在外的政治家并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母亲梦想中的女婿，但考虑到支持这位年轻人的金钱，简妮特·奥金克洛斯还是在1953年6月25日热情地宣布了他们的订婚。这是《星期六晚邮报》以通栏大标题刊登了一篇题为“杰克·肯尼迪——参议院里快乐的年轻单身汉”之后一星期发生的事。

随后看准一个机会，未来的岳母把未来的新郎拉到一边说：“杰克，求求你，让我们举行一个得体的婚礼。别搞新闻报道，别登照片，就在纽波特报上来一个措词谨慎的通知。”

肯尼迪冲着奥金克洛斯夫人哈哈大笑。“注意，”他说，

“您女儿嫁的是一个名人，一个美国的参议员，一个有朝一日可能当美国总统的人。我们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是挡不住摄影师的。索性让您女儿出够风头。”

天生英俊的肯尼迪以往并不在意自己的外表，外出时常常穿着弄皱的外套、破旧的衬衣和颜色不配对的袜子。但为了这个婚礼，他让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他向哈里斯服装公司专为洛克菲勒做衣服的裁缝定做了结婚礼服，还让理发师从纽约飞来给他理发。

与此同时，客人的名单越来越长。肯尼迪邀请了整个美国参议院的人，他父亲还把他在好莱坞经商时同他做过生意的人统统写进去了。望着这个名单由几百人增加到几千人，奥金克洛斯夫人的心情渐渐紧张起来，她硬要杰琪给纽约的肯尼迪办事处打电话，找给这位大使先生操办请柬的凯·多洛凡。

多洛凡小姐立即给华盛顿的肯尼迪参院办公室秘书伊芙琳·林肯打电话。“杰琪说客人名单太长了，”她说，“我们可以删掉一些名字吗？”

这个电话转给了肯尼迪。据林肯夫人说，他毫不理会，“照样一个劲地增加名字”。

于是身为共和党人母亲又开始和她未来的民主党人翁婿就婚礼的某些细节问题大伤脑筋。老肯尼迪可能把他过去的女友格罗里亚·史万森列入客人名单使她感到不安，她害怕因此招来闲话，她想的是个十全十美的、得体的与无可非议的上流社会的婚礼。如此张扬，连杰琪的姨妈密歇尔·布维尔·普特曼都愤愤不平。“肯尼迪家族的人全然不在乎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她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共同语